「4.25」親歷者見證與反思

文/陳靜

作為1999年「4.25」和平上訪的親歷者。那一天，我親身感受到了上萬名上訪者的秩序井然與平和理性。修煉者的「大善大忍」，真實地展現在了世人面前。而當時的中共黨魁卻將上萬人的大善之舉，說成「組織嚴密、與黨爭奪群眾」。


thomsond/adobe stock

在1999年「4.25」和平上訪現場，有人輕聲提醒：「請把盲道讓開！」

而「4.25」那天，有一個細節讓我至今難忘，就是現場學員們自覺讓出的那條盲道。

許多人輕聲提醒：「請把盲道讓開！」這句簡單而又樸素的話語，體現出大法弟子對他人的體貼與尊重，是大法弟子內在善良與思想境界的流露。事情過去27年了，這句話我仍然難以忘懷。

「把盲道讓開」一種刻在骨子裡的善良

1999年4月25日，那是個週日。清晨六點，天邊剛泛起一層青灰色，空氣中還帶著北方春日特有的微寒。我和一位同修大姐騎著自行車穿過空曠的街道，來到國務院信訪辦（府右街，緊鄰中南海西門附近）。

當時，我們並不知道這一天會改變多少人的命運。我們來，僅僅是因爲聽說了天津動用防暴警察毆打、抓捕學員的消息。作爲一個受益於大法的普通人，我想去反映眞實情況：大法教人向善，煉功本應合法。

七點以後，人群開始從四面八方悄然會集。沒有標語、沒有口號，甚至沒有嘈雜的交談聲。大家安靜地站在馬路兩側的人行道上，有的在默默讀書、有的在煉功。

隨著人流不斷增多，警察開始引導人群，把對面的人也引到了這一側。很快，人行道上站滿了大法學員。就在人群最密集的時候，有人輕聲提醒：「請把盲道讓開！」這句話在隊伍中自然傳開，學員們紛紛自覺向兩側退讓，把那條專爲盲人設計的地磚通道讓了出來。

許多人主動排成二、三排，前排站立，後排坐著休息或看書，讓出盲道與部分人行道，供行人通行。那是我第一次眞正留意「盲道」的存在，也跟著站到了邊上。大家自覺地把盲道讓開，多出來的人就向兩側、向更遠處延伸。

後來人越來越多，但自始至終，馬路上的交通基本保持正常。現場雖有警察引導站位，但整體沒有嚴密的組織命令。那一份自覺，在人群中自然流動，每個人都在無聲中做出回應。

只是輕輕挪動腳步，卻體現出爲他人著想的善良。這麼多年過去，這個細節一直停留在我的記憶深處。

「真、善、忍」的清流

這種「把盲道讓出來」的細節，只是「眞、善、忍」在大法洪傳年代深入社會的一個縮影。那一天，在信訪辦附近的馬路上站了上萬人，持續約十多小時，交通未出現嚴重堵塞。

人群中，我看到孕婦和抱孩子的母親被安排在後方，年輕力壯的站到最外圍遮擋風沙。最讓我感觸的是，有一些學員手拎著塑料袋，在人群中穿梭，彎腰拾起每一個菸頭、每一片紙屑，甚至連警察隨手扔掉的廢棄物，也被他們收得乾乾淨淨。

這一切的自覺，都指向同一個源頭：修煉人按照法的要求，每個人都先從做一個好人開始。因此在長春，有用人單位表示優先考慮煉法輪功的人，因爲他們不貪、不占、幹活踏實。

在大連，海軍艦艇學院的學員袁紅存在冰封的河流中捨命救人，被媒體稱爲「活著的羅盛教」；在偏遠礦區，有修煉的礦工在單位效益不好時，主動燒毀應報銷的數千元醫藥發票，說：「我煉功身體好了，不該占單位的便宜。」

還有像盛禮劍那樣的古稀老人，一整年默默修路，分文不取。1998年國家體育總局的調查顯示，法輪功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達97.9%（其中痊癒和基本康復77.5%，好轉20.4%）。

這不僅意味著無數家庭重獲幸福，也意味著爲國家節省了大量醫療開支，讓這群原本病弱的人重新成爲社會的建設者。那時，在有大量修煉者聚居的地方，人們感受到一種久違的風氣——鄰里和睦、人與人之間較爲坦誠。

一個教人「眞、善、忍」的修煉群體，帶動了社會道德的回升。

從「不敢扶」到食品安全問題

然而，就是這樣一個以「眞、善、忍」爲核心的修煉群體，在1999年7月20日之後，遭到了當局全面的打壓與迫害。在那一年夏天，鋪天蓋地的負面報導遮蔽了眞相。

原本那群安靜站立、帶走垃圾、禮讓盲道的普通人，一夜之間被官方媒體描述成「邪惡」與「威脅」。

當一個政權動用舉國之力去打擊「眞、善、忍」時，它實際上是在傳遞一種信息：講眞話、行善事、講忍讓，會付出沉重代價。事實已經證明，從那之後，社會道德一日千里地往下滑著。

自1999年打壓之後，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出現明顯下滑，這與長期打壓善良信仰的環境有密切關聯。當善良成爲「高風險」行爲，冷漠便容易成爲避風港。

彭宇案（2006年）：南京彭宇扶起跌倒老人卻被反告，法官相關判詞引發廣泛討論，被視爲「好人不敢扶」的標誌性事件。

小悅悅事件（2011年）：兩歲女童被車反覆碾壓，18名路人未施救，引發全國對社會共情能力缺失的反思。

食品安全與造假問題：三鹿毒奶粉、假疫苗、地溝油等事件相繼爆發，反映出道德底線在某些領域的失守。這些問題的根源複雜，包括經濟轉型中的監管缺失與價值眞空，但長期打壓「眞、善、忍」所造成的信任與良知損害，無疑加劇了這一趨勢。

權力腐敗：一些在打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官員（如周永康、薄熙來等），後來因嚴重腐敗落馬。

重新撿起那份失落的珍寶

27年後我們感慨世風日下，當我們對著倒地的老人猶豫不決，當我們面對有毒的食品感到無力，這所有的苦果，都源於二十多年前那個錯誤的決定，那就是對「眞、善、忍」的打擊。

一個懂得在人潮洶湧中爲弱者讓路的人，他的內心一定是光明的；一個容得下「眞、善、忍」的社會，才是一個眞正有希望的社會。

打壓追求眞理的政權，本質上是砍斷了民族向上的脊梁。

請把心中的那條「盲道」讓出來。給善良一條生路，給眞相一個出口。唯有如此，我們的子孫後代，才能行走在一條安全、坦蕩且充滿陽光的土地上。

我曾站在那裡，見證了光，也見證了黑暗的降臨。今天，把這段往事寫下來，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和我一樣，重新拾起那份失落的珍寶——「眞、善、忍」，那是我們回家的路。

中共是如何「殺死一隻鳥兒」的

文/陳靜

「殺死一隻鳥兒的最好辦法，就是無論它在爭吵，還是呼喊，你都寫成小鳥在歌唱；無論它在詛咒，還是哭泣，你都寫成小鳥在歌唱；無論它在哀求，還是呻吟，你都寫成小鳥在歌唱。」這是一首詩歌裡的句子。

在一個詩歌早已被邊緣化、被娛樂至死與宏大敘事雙重夾擊的年代，詩人周長風的〈殺死一隻鳥兒〉卻出人意料地成爲了2025年度中國網絡上最爲火爆的現象級作品。

據各大平臺數據統計，這首短詩的相關視頻在抖音、B站、視頻號等平臺的播放量逼近2億，閱讀量更是突破2.3億大關，引發了數十萬條令人動容的深刻討論。

一首區區數十字的現代詩，爲何能在一夜之間衝破嚴密的網絡審查，深深擊中數以億計中國人的靈魂？因爲它用最輕盈的意象，精準地刺穿了當下中共極權統治下最沉重、最邪惡的統治邏輯和粉飾太平的方式。

詩中那隻可憐的鳥兒，正是今天千千萬萬中國普通百姓的縮影。而那個握著筆、將一切苦難強行寫作「歌唱」的「你」，無疑就是擁有絕對話語權的中共宣傳機器。那句「苦難興邦」，把中共作惡導致的生靈塗炭，說成是「興邦」的必要條件。

在當下的中國社會，經濟下行、百業凋敝、青年失業率高企、底層民眾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。

人們在爭吵、在呼喊、在詛咒、在哭泣、在爲了爛尾樓哀求、在爲了無力支付的醫療費呻吟。

然而，當你打開《新聞聯播》，翻開官方報紙，或者瀏覽被演算法和審查嚴密控制的熱搜榜，你看到的永遠是「穩中向好」、「盛世如願」、「滿滿的正能量」。

這就是中共殺人不見血的最邪惡方式。暴政不僅直接消滅你的肉體，還要毀滅你的精神，剝奪你表達痛苦的權利，甚至還要將你的血淚扭曲成對強權的讚歌。「喪事喜辦」的荒謬每一天都在上演。

每個個體的苦難被宏大敘事的「讚歌」所淹沒，當受害者的哀號被強制翻譯成「感恩」，這隻鳥兒的靈魂就已經被徹底殺死了。

詩歌的爆火，絕不僅僅停留在線上的點讚。它正在轉化爲現實中令人震撼的力量。

4月15日，在遼寧某市區最繁華的廣場上，出現了令人揪心卻又無比壯烈的一幕。

一名年輕男子手持大喇叭，迎著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撕心裂肺地在朗誦那首詩：「殺死一隻小鳥最好的方法就是，不論它是在爭吵，還是在呼喚，你都寫成小鳥在歌唱……」

這一次街頭朗誦，是一場用生命進行的行爲藝術，是一次在鐵屋子裡絕望的吶喊。在監控探頭密布、維穩力量無處不在的繁華廣場，男孩的舉動將中國人此刻的痛苦、壓抑，以及「沒有活路」的窒息感，表達得淋漓盡致。

〈殺死一隻鳥兒〉的共鳴，證明了中國人的心並沒有完全麻木死去。中共最想要的，就是一個由「麻木不仁」的民眾組成的社會。

它希望你在別人的苦難面前閉上眼睛，在自己的苦難面前學會自我催眠，最終成爲一隻一邊流血一邊「歌唱」的牽線木偶。如果痛苦不被看見，如果苦難不被記錄，那麼歷史就會永遠在黑暗中輪迴。

然而，這首詩和那個在廣場上吶喊的遼寧男孩告訴我們：中國人的痛苦需要被看見，中國人的眞實聲音需要被聽見。

只要我們在心底保留對眞相的感知，那隻鳥兒就永遠無法被眞正殺死。

習近平不裝了 親自下場攪局

文/簡易

習近平終於坐不住了，親自下場給沙特王儲打電話，公開對沙特與美國關係進行分化。然而，習近平想通過聯合沙特來阻止美國對伊朗行動，這似乎是找錯了人，因為不僅是沙特王儲敦促川普政府持續打擊伊朗當局，認為此次作戰「提供了重塑中東的歷史性機遇」，而且已故的沙特國王阿卜杜拉，生前曾多次告訴華盛頓，要「砍掉蛇頭」。


AFP via Getty Images

4月20日，一艘商船在杜拜海岸附近，由於伊朗再次關閉霍爾木茲海峽，油價大幅上漲。

那麼，爲甚麼中共現在如此坐立不安呢？因爲川普打擊伊朗當局，眞正瞄準的正是中共。

習近平坐不住了

中共新華社4月20日發布信息稱，習近平當天同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通電話。

在新華社的通稿裡，習近平有一半的通話內容是談「中東海灣地區局勢」，口口聲聲說「中方主張立即、全面停火止戰，支持一切有利於恢復和平的努力」。

在過去的幾個月時間裡，伊朗當局瘋狂屠殺抗議民眾，導致數萬人遇難、無數人被捕。習近平當局沒有爲伊朗民眾發出任何聲音，現在卻打著「停火止戰」和「恢復和平」的幌子，爲伊朗當局緩解壓力。

習近平還對沙特王儲說甚麼「把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」，這是習近平對沙特和美國關係進行公開分化。不過，習近平似乎找錯了對象，因爲恰恰就是沙特王儲力促川普對伊朗當局進行打擊。

根據《耶路撒冷郵報》3月分的一篇報導，沙特王儲敦促川普「繼續對伊朗進行強有力打擊」，報導還說，「這與已故沙特國王阿卜杜拉的建議如出一轍，據稱，他曾多次告訴華盛頓要『砍掉蛇頭』」。

文章還引述「阿拉比亞電視臺」報導，沙特王儲與阿聯酋總統舉行了會談。兩位領導人表示：「伊朗對海灣合作委員會（GCC）國家持續進行的不公正攻擊，構成了危險的升級，威脅到地區的安全與穩定。」

另外，有消息指出，沙特王儲向川普指出，此次作戰「提供了重塑中東的歷史性機遇」，爲剷除「長期威脅」需要顛覆伊朗政權。

那麼，習近平爲甚麼急得開始親自下場了呢？因爲沙特王儲眼中的這一「歷史性機遇」，恰恰對中共大大的不利。

美國與中共的關鍵戰役

邁克爾・多蘭是哈德遜研究所的中東和平與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，他4月13日在該研究所官網發表文章〈關於伊朗戰爭的七大謬論〉，其中相當內容涉及中共。

他說，「中（共）國通過大量購買受制裁的石油，爲伊朗提供主要的經濟生命線；更重要的是，中（共）國還向伊朗提供維持其軍事能力的關鍵部件：用於固體火箭燃料的高氯酸鈉、碳纖維，以及軍民兩用電子設備。這些投入使伊朗得以重建，並擴展其導彈武庫，而這些導彈如今對美軍及其盟友構成威脅。

中（共）國的作用不僅限於供應。中國企業還向胡塞武裝提供衛星圖像和目標數據，用於其在紅海對美國及其盟友船隻的攻擊。當這些襲擊擾亂全球航運時，中（共）國和俄羅斯的船隻卻獲得了安全通行，而西方航運則面臨導彈、無人機襲擊，以及高昂的繞行成本。

中（共）國並非旁觀者，而是在有意製造並從這種動盪中獲利，而美軍則被部署去加以遏制。

這一動態最清晰的例子出現在2024年1月，當時沙利文飛往曼谷會見中共外長王毅，並要求北京利用其『對伊朗的重大影響力』來約束胡塞武裝。白宮表示將『等待結果』。

結果很快出現。根據時任美國副國務卿庫爾特・坎貝爾的說法，北京不僅拒絕了這一請求，還鼓勵胡塞武裝將攻擊目標擴大到其他國家的航運。當紅海航運量大幅下降時，與中（共）國有關的船隻增加了通行次數，並獲得了商業優勢。

沙利文原本請求中（共）國關閉一個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動，而中方卻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行爲。

這一事件揭示了某些政策框架的根本缺陷：它將伊朗和中（共）國視爲潛在的穩定夥伴，而不是協同利用體系的行動者。

與此同時，北京一直在強化其對印度洋兩個最關鍵海上咽喉要道的影響力：一是由其在吉布提基地支撐的曼德海峽，二是由其夥伴伊朗控制的霍爾木茲海峽。在任何涉及臺灣的突發局勢中，這些咽喉要道都具有決定性意義。

日本約90%的石油進口依賴這些航道，韓國約70%，臺灣約60%。一旦中斷，將嚴重打擊美國的盟友，而中（共）國自身受影響相對較小」。

邁克爾・多蘭認爲「中東的薄弱並不會幫助美國將軍力保留用於亞洲，反而會把維繫亞洲聯盟所依賴的能源流，和海上通道的控制力拱手讓給北京。

川普和內塔尼亞胡針對伊朗的行動必須在這一背景下理解。削弱伊朗的導彈生產、海軍能力，以及代理人網絡，可以減輕對美軍的壓力，保障關鍵能源通道，並剝奪中共精心培育的一種不對稱工具」。